

“金砖国家”引进 FDI 潜力指数比较研究^①

鲍 洋

(东北财经大学 研究生院, 辽宁 大连 116025)

摘 要 本文利用修正的引进 FDI 潜力指数,对“金砖国家”与其他位列引进 FDI 前 20 位的 16 个经济体引进 FDI 潜力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金砖国家”引进 FDI 潜力的排名和得分相对靠后。2008—2010 年,“金砖国家”引进 FDI 潜力指数由高到低分别是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和南非。俄罗斯对引进资源密集型 FDI 具有极强的吸引力,中国和印度对引进效率寻求型和市场寻求型 FDI 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巴西和南非对引进单一投资动因的 FDI 并无明显的吸引力。

关键词 金砖国家; FDI; 潜力指数

中图分类号: F83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096(2012)02-0046-06

2002 年,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首次提出引进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潜力指数指标,用以客观地衡量和评价各经济体引进 FDI 潜力。2006 年,UNCTAD 进一步修正了引进 FDI 潜力指数指标。由于研究对象覆盖全球 141 个经济体,UNCTAD 提出的引进 FDI 潜力指数中不可避免地剔除了一些较难在大多数经济体之间进行衡量的重要变量。因此,在研究特定经济体时,将引进 FDI 潜力指数加以适当修正,可以更为全面地评价一国引进 FDI 的发展潜力和竞争优势。研究发展中经济体引进 FDI 潜力时,“金砖国家”(即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是很好的考察对象。“金砖国家”在国土面积、人口、资源和市场等方面拥有独特优势,经济持续保持较高增长率,FDI 流入量持续高速增长,作为东道国的重要性不断提升。2010 年,“金砖国家”(除南非外)均跻身全球 FDI 流入量前 20 位经济体。基于此,本文将利用修正的引进 FDI 潜力指数,对“金砖国家”与其他位列引进 FDI 前 20 位的 16 个经济体^①引进 FDI 潜力进行比较研究。引入其他经济体的目的在于考察“金砖国家”在全球直接投资中的地位和作用。科学评价“金砖国家”引进 FDI 潜力,可以为该五国调整对外经济政策、优化投资环境和提高引进 FDI 质量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UNCTAD 和修正的引进 FDI 潜力指数

1. UNCTAD 的引进 FDI 潜力指数

基于 FDI 决定因素理论的相关研究成果,UNCTAD(2002)选择 8 项变量来构造引进 FDI 潜力指数^[1]。UNCTAD(2006)进一步将变量增加至 12 项,即人均 GDP、GDP 增长率、出口占 GDP 比重、电信基础设施、人均商业能源使用量、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研究与发展)强度、受高等教育学生数占总人口的比重、国家风险、自然资源出口占世界总出口的比重、电子和汽车零部件进口占世界

① 2010 年引进 FDI 前 20 位经济体包括美国、中国、中国香港、比利时、巴西、德国、英国、俄罗斯、新加坡、法国、澳大利亚、英属维尔京群岛、沙特阿拉伯、爱尔兰、印度、西班牙、加拿大、卢森堡、墨西哥和智利。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去掉英属维尔京群岛,增加第 21 位的印度尼西亚。

收稿日期: 2011-01-26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东道国区位优势与 FDI 流入关系研究”(11YJAJW01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FDI 技术水平与东北地区贸易结构关系研究”(10YJC790412); 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东北地区 FDI 质量与贸易结构研究”(L10DJL048);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路径及其决定因素研究: 基于东道国与母国双重视角”(12YJC790295)

作者简介: 鲍洋(1986-),女,辽宁鞍山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际投资等方面的研究。E-mail: woshibaoyang@163.com

总进口的比重、服务业出口占世界总出口的比重、FDI 存量占世界总 FDI 存量比重^[2]。一国引进 FDI 潜力指数等于 12 项变量标准化后得分的非加权平均值。某一个变量标准化得分的计算公式为:

$$\text{Score}_{vi} = \frac{V_i - V_{\min}}{V_{\max} - V_{\min}}$$

其中, V_i 为第 i 国某一变量的得分, V_{\min} 为所有经济体中某一变量的最小值, V_{\max} 为所有经济体中某一变量的最大值。变量得分最高经济体的标准化分值为 1, 最低经济体的标准化分值为 0。引进 FDI 潜力指数的构建基础主要是随时间变化较小的结构性经济因素, 因此各引进 FDI 潜力指数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应, 并在一定时期内较为稳定。为了消除个别年份数据异常波动造成的不可比, UNCTAD 利用三年期数据而不是年度数据来进行潜力指数的计算。

2. 修正的 FDI 潜力指数

为了更为全面地对“金砖国家”引进 FDI 潜力指数进行比较研究, 需要对有关变量做出适当调整。修正后的引进 FDI 潜力指数选取变量为 15 项, 具体包括人均 GDP、GDP 增长率、对外贸易依存度、电信基础设施、人均商业能源使用量、R&D 强度、受高等教育学生数占总人口的比重、国家风险、自然资源出口占世界总出口的比重、电子和汽车零部件进口占世界总进口的比重、服务业出口占世界总出口的比重、FDI 存量占世界总 FDI 存量比重、商业成熟度、金融市场成熟度和科学家与工程师的可获得性。修正后的引进 FDI 潜力指数调整 1 项变量, 新增 3 项变量: 将“出口占 GDP 比重”调整为“对外贸易依存度”。其原因主要有二, 一是 FDI 与出口的关系并不明确, 可能表现为“替代”或是“互补”, UNCTAD 也肯定了这一观点^[1]。二是 UNCTAD 引进 FDI 潜力指数中利用该变量衡量一国的对外开放程度, 相对而言, “对外贸易依存度”更为适用。本文增加了“商业市场成熟度”、“金融市场成熟度”和“科学家与工程师的可获得性”3 项变量。“商业成熟度”关注的是一国整体商业网络的质量, 反映本地供应商的数量和质量, 产业集群发展状况等。“金融市场成熟度”反映一国是否具有成熟的金融市场, 将资源有效地分配到最具生产力的用途中, 使得企业可以通过贷款、证券交易和风险投资等渠道获得金融支持。“科学家与工程师的可获得性”反映了在东道国获得高技术人力资源的便利程度, 是跨国公司实现人力资源本土化的保障。

二、“金砖国家”引进 FDI 潜力指数比较

根据修正的引进 FDI 潜力指数, 本文选取 2000—2002 年和 2008—2010 年两个时间段, 对“金砖国家”等 21 个经济体引进 FDI 潜力指数进行了测算, 结果如表 1 和表 2 所示。

表 1 2000—2002 年“金砖国家”引进 FDI 潜力指数

变 量	巴 西		俄 罗 斯		印 度		中 国		南 非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GDP 增长率	0.37	15	0.00	21	0.63	4	1.00	1	0.35	16
人均 GDP	0.06	16	0.03	18	0.00	21	0.01	19	0.05	17
对外贸易依存度	0.00	20	0.11	11	0.01	19	0.06	17	0.10	14
电信基础设施	0.23	14	0.18	18	0.00	21	0.15	19	0.22	15
人均商业能源使用量	0.08	18	0.50	8	0.00	21	0.06	19	0.26	14
R&D 强度	0.36	12	0.41	10	0.26	15	0.34	13	0.25	16
受高等教育学生数占总人口比重	0.13	16	0.83	3	0.00	21	0.00	20	0.08	18
国家风险	0.13	20	0.37	17	0.25	19	0.53	14	0.33	18
自然资源出口占全球总出口比重	0.14	15	1.00	1	0.05	19	0.23	12	0.12	16
电汽部件进口占全球总进口比重	0.05	13	0.01	16	0.01	15	0.46	2	0.01	18
服务业出口占全球总出口比重	0.02	17	0.03	16	0.05	14	0.11	9	0.00	20
FDI 存量占全球总存量比重	0.04	14	0.01	15	0.00	19	0.08	8	0.01	18
商业成熟度	0.45	16	0.14	19	0.44	17	0.42	18	0.50	15
金融市场成熟度	0.72	8	0.00	21	0.30	17	0.16	20	0.67	11
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可获得性	0.59	15	0.69	12	1.00	1	0.28	17	0.28	18
总 计	0.224	17	0.288	15	0.200	19	0.260	16	0.215	18

数据来源: UNCTAD, FDI/TNC database: <http://www.unctad.org/fdistatistics/>; World Bank: <http://data.worldbank.org/>; UNESCO: <http://www.unesco.org/>; COMTRADE: <http://comtrade.un.org/>; World Economic Forum: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02—2003^[3]。

表 2 2008—2010 年“金砖国家”引进 FDI 潜力指数

变 量	巴 西		俄 罗 斯		印 度		中 国		南 非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GDP 增长率	0.28	8	0.46	4	0.69	2	1.00	1	0.27	10
人均 GDP	0.07	16	0.08	15	0.00	21	0.02	19	0.05	18
对外贸易依存度	0.00	21	0.07	17	0.06	18	0.08	13	0.10	10
电信基础设施	0.34	16	0.75	4	0.00	21	0.19	20	0.32	17
人均商业能源使用量	0.10	19	0.54	7	0.00	21	0.13	18	0.28	14
R&D 强度	0.38	13	0.36	14	0.27	17	0.50	10	0.32	15
受高等教育学生数占总人口比重	0.32	14	0.88	3	0.05	20	0.19	17	0.07	19
国家风险	0.34	14	0.26	16	0.00	21	0.36	13	0.09	19
自然资源出口占全球总出口比重	0.15	14	1.00	1	0.14	15	0.17	11	0.10	18
电汽部件进口占全球总进口比重	0.05	13	0.05	12	0.03	15	1.00	1	0.01	18
服务业出口占全球总出口比重	0.04	16	0.07	14	0.19	7	0.27	5	0.01	19
FDI 存量占全球总存量比重	0.10	11	0.08	13	0.02	16	0.13	9	0.00	19
商业成熟度	0.52	13	0.00	21	0.40	18	0.44	15	0.42	17
金融市场成熟度	0.48	15	0.00	21	0.65	10	0.46	16	0.86	3
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可获得性	0.18	20	0.27	17	0.68	9	0.55	11	0.00	21
总 计	0.223	17	0.326	14	0.213	18	0.367	12	0.193	19

数据来源: UNCTAD, FDI/TNC database: <http://www.unctad.org/fdistatistics/>; World Bank: <http://data.worldbank.org/>; UNESCO: <http://www.unesco.org/>; COMTRADE: <http://comtrade.un.org/>; World Economic Forum: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1—2012^[4]。

从 2000—2002 年到 2008—2010 年,“金砖国家”引进 FDI 潜力指数排名在样本经济体中均相对靠后,该五国的排名先后顺序由俄罗斯、中国、巴西、南非和印度演变为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和南非。对比两个时间段,“金砖国家”引进 FDI 潜力指数排名并无明显上升势头,但与排名靠前国家的得分差距大大缩小:与美国比较的结果显示,得分差距分别从 2000—2002 年的 0.584 (巴西)、0.520 (俄罗斯)、0.608 (印度)、0.548 (中国)和 0.593 (南非)缩小到 2008—2010 年的 0.437 (巴西)、0.334 (俄罗斯)、0.447 (印度)、0.292 (中国)和 0.466 (南非)。

单一“金砖国家”引进 FDI 潜力指数既有下降的,也有上升的,中国、俄罗斯和印度引进 FDI 潜力指数呈上升趋势,上升幅度依次为 41.3%、12.9%和 6.1%;巴西和南非引进 FDI 潜力指数呈下降趋势,下降幅度分别为 0.6%和 10.4%。中国和俄罗斯引进 FDI 潜力指数领先于其他三国,但这两个国家的比较优势变量差别较大:中国引进 FDI 的竞争优势表现在宏观经济增长水平和劳动力成本优势上;俄罗斯引进 FDI 的竞争优势表现在自然资源、电信基础设施、受高等教育学生数占总人口比重和人均商业能源使用量上;巴西、印度和南非引进 FDI 的潜力指数相对较小,综合竞争力和单项竞争力均略逊一筹。巴西引进 FDI 潜力指数在“金砖国家”中排第 3 位,各单项变量发展较为均衡,没有明显的优劣势变量;印度与中国国情相近,优势因素相似;南非在“对外贸易依存度”和“金融市场成熟度”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印度在“受高等教育学生数占总人口比重”一项上落后于其他四国,但在“科学家与工程师的可获得性”一项上领先于其他四国,这表明印度高技术人才储备丰富,便于跨国公司实现人力资源本土化。二是中国在“服务业出口占全球总出口比重”一项领先于印度。中国服务贸易主要集中在传统服务业,如运输服务和旅游出口等;而印度服务业出口主要集中在通讯和信息服务,仅考察数量关系可能会高估中国服务业出口的潜力优势。

三、“金砖国家”引进 FDI 的潜力与 FDI 投资动因比较

本文借鉴 UNCTAD (1998) 的研究结论,按照投资动因将 FDI 划分为四种类型:资源寻求型、效率寻求型、市场寻求型和技术寻求型^[5]。在此基础上,将东道国引进 FDI 潜力与母国的投资动因相结合,并选择相应的变量构造基于不同投资动因的引进 FDI 潜力指数,进而对“金砖国家”引进不同类型 FDI 潜力加以比较研究,如表 3 所示。

表3 基于 FDI 投资动因的潜力指数变量选取

资源寻求型	自然资源出口占全球总出口比重
市场寻求型	GDP 增长率、人均 GDP、对外贸易依存度
效率寻求型	人均 GDP、人均商业能源使用量、电子和汽车部件进口占全球总进口比重
资产寻求型	R&D 强度、受高等教育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可获得性

资源寻求型 FDI 的投资动因是获取东道国的自然资源,如石油、天然气和铁矿石等,自然资源出口占全球总出口的比重反映了东道国的资源禀赋优劣势,是自然资源寻求型 FDI 的决定因素。市场寻求型 FDI 的投资动因是拓展海外市场,扩大跨国公司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东道国 GDP 增长率、人均 GDP 和对外依存度三项指标反映了东道国的市场容量及发展潜力,是影响市场寻求型 FDI 的主要因素。效率寻求型 FDI 的投资动因是降低生产成本,发挥生产优势。受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本文利用人均 GDP 来衡量一国的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人均 GDP 也意味着较低的工资水平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人均商业能源使用量是替代能源的可获得性和成本,是许多生产活动的重要投入;电子和汽车部件进口占全球总进口比重反映了东道国加工贸易水平;以上三项变量均显示了一国的成本优劣势,是影响效率寻求型 FDI 的主要因素。资产寻求型 FDI 的投资动因是获取资源以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如新技术或新工艺等。R&D 强度反映了东道国包括创新能力在内的技术能力,受高等教育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反映了一国劳动力拥有的高等教育和相关技能的水平,科学家与工程师的可获得性反映了一国高技术人才的使用便利程度,这三项变量是影响资产寻求型 FDI 的主要因素。

比较表 4 和表 5 可以看出,在样本经济体中,俄罗斯引进资源密集型 FDI 的潜力指数在两个时间段均位于第 1 位,对资源寻求型 FDI 具有极强的吸引力;中国、印度和俄罗斯引进市场寻求型 FDI 的潜力指数呈上升趋势,分别由第 8、第 15 和第 21 位上升至第 4、第 7 和第 9 位;中国和印度引进效率寻求型 FDI 的潜力指数较大,在两个时间段均跻身引进效率寻求型 FDI 潜力排名前 5 位经济体;“金砖国家”引进资产寻求型 FDI 的排名相对靠后,除中国外,其他四国的得分和排名均呈下降趋势。在“金砖国家”中,2008—2010 年该五国引进资源寻求型 FDI 吸引力由大到小依次是俄罗斯、中国、巴西、印度和南非;引进市场寻求型 FDI 吸引力由大到小依次是中国、印度、俄罗斯、南非和巴西;引进效率寻求型 FDI 吸引力由大到小依次是中国、印度、俄罗斯、南非和巴西;引进资产寻求型 FDI 吸引力由大到小依次俄罗斯、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

表 4 基于投资动因的 2000—2002 年“金砖国家”潜力指数得分

国家 类型	巴西		俄罗斯		印度		中国		南非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资源寻求型	0.138	15	1.000	1	0.052	19	0.231	12	0.124	16
市场寻求型	0.142	20	0.049	21	0.212	15	0.358	8	0.165	19
效率寻求型	0.090	20	0.245	9	0.338	3	0.321	5	0.143	19
资产寻求型	0.359	14	0.643	9	0.420	13	0.208	18	0.204	19

表 5 基于投资动因的 2008—2010 年“金砖国家”潜力指数得分

国家 类型	巴西		俄罗斯		印度		中国		南非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资源寻求型	0.149	14	1.000	1	0.142	15	0.175	11	0.100	18
市场寻求型	0.117	20	0.204	9	0.249	7	0.368	4	0.136	19
效率寻求型	0.089	21	0.235	10	0.345	4	0.483	1	0.161	16
资产寻求型	0.294	17	0.504	11	0.333	15	0.413	14	0.128	21

四、“金砖国家”引进 FDI 潜力指数与实际表现比较

1. 引进 FDI 潜力指数与 FDI 实际规模发展趋势比较

21 世纪以来,“金砖国家”在全球直接投资中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更促使这一势头在中短期内得到加强。由表 6 可以看出,比较 2000—2002 年和 2008—2010 年两个时间段,

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引进 FDI 流入规模大幅扩张, 排名也分别上升至第 8、第 6、第 11 和第 2 位; 南非引进 FDI 流量规模扩大, 但排名降至最后一位。“金砖国家”引进 FDI 流入规模增速由高到低依次为俄罗斯 (42.6%)、印度 (27.5%)、中国 (10.4%)、南非 (7.0%) 和巴西 (6.6%)。

表 6

年份 国家	流入规模					潜力指数			
	2000—2002 年		2008—2010 年		增速 (%)	2000—2002 年		2008—2010 年	
	均值 (百万美元)	排名	均值 (百万美元)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巴西	23942	9	39815	8	6.6	0.224	17	0.223	17
俄罗斯	2975	18	50899	6	42.6	0.288	15	0.326	14
印度	4898	15	34278	11	27.5	0.200	19	0.213	18
中国	46778	5	103016	2	10.4	0.260	16	0.367	12
南非	3080	17	5308	21	7.0	0.215	18	0.193	19

数据来源: UNCTAD, FDI/TNC database: <http://www.unctad.org/fdistatistics/>。

在“金砖国家”中, 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引进 FDI 潜力指数与流入规模同向变动, 即潜力指数上升, 流入规模上升; 巴西和南非引进 FDI 潜力指数与流入规模反向变动, 即潜力指数下降, 流入规模上升。中国引进 FDI 的流入规模大大领先于俄罗斯和印度, 但相对优势逐步下降。俄罗斯是资源大国, 随着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和有实力的发展中国家将构建油气资源储备体系纳入国家战略规划, 俄罗斯引进 FDI 流入规模飞速扩张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和不可复制性。印度和中国的国情与经济发展路径高度相似。尽管实施全面自由化措施的时间较晚, 但凭借着良好的投资软环境和后发优势, 印度引进 FDI 得到迅速发展并对中国构成较大挑战。巴西和南非引进 FDI 潜力指数与规模扩张变动方向相反, 这表明可能存在一些潜力指数中并未包含的因素, 对这两国引进 FDI 规模扩张发挥着作用, 如地理位置因素。巴西和南非引进 FDI 潜力指数下降, 引进 FDI 流入规模增速也落后于其他三国, 两者较为一致。

2. 基于投资动因的引进 FDI 潜力与 FDI 产业分布比较

表 7 给出了 2000—2010 年“金砖国家”引进 FDI 的产业分布。

表 7 2000—2010 年“金砖国家”引进 FDI 的产业分布 单位: %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均 值
		巴西	采矿业	2.0	6.9	3.0	10.1	4.3	9.0	5.2	12.4	28.2	13.3
	制造业	33.7	33.3	40.2	34.9	52.8	29.8	39.3	36.1	31.9	39.2	36.8	37.1
	服务业	56.5	51.4	46.9	46.8	34.4	51.8	42.5	42.2	32.1	39.0	25.2	42.6
俄罗斯	采矿业	—	—	—	—	43.2	30.7	33.1	50.1	18.4	20.0	14.7	30.0
	制造业	—	—	—	—	30.9	46.1	19.0	14.8	21.9	25.8	33.7	27.5
	服务业	—	—	—	—	23.7	20.3	44.2	35.0	45.6	47.2	45.0	37.3
印度	采矿业	0.0	0.1	0.3	1.1	0.3	0.1	0.0	0.0	0.0	0.0	0.0	0.2
	制造业	24.7	18.8	30.6	26.1	38.0	38.7	14.2	21.5	16.8	13.1	26.7	24.5
	服务业	69.4	68.7	48.4	62.4	52.4	56.9	76.1	64.8	67.7	62.0	54.7	62.1
中国	采矿业	1.4	1.7	1.1	0.6	0.9	0.6	0.7	0.7	0.6	0.6	0.6	0.9
	制造业	63.5	65.9	69.8	69.0	71.0	70.4	63.6	54.7	54.0	51.9	46.9	61.9
	服务业	25.7	23.9	23.2	24.9	23.2	24.7	31.6	41.4	41.1	42.8	47.3	31.8
南非	采矿业	-220.0	77.7	37.8	47.1	16.6	42.2	67.1	58.4	114.0	40.4	66.5	31.6
	制造业	71.3	6.4	19.3	17.1	69.7	18.4	24.0	22.6	-6.4	16.0	13.9	24.8
	服务业	250.0	11.9	42.9	35.9	13.2	39.4	8.8	19.0	-8.2	43.6	19.6	43.3

注: —表示未能找到该年数据。南非的该项指标由 FDI 净流量数据计算而来。

数据来源: UNCTAD, FDI/TNC database: <http://www.unctad.org/fdistatistics/>; 巴西中央银行: <http://www.bcb.gov.br/>; 俄罗斯联邦统计局: <http://www.gks.ru/>; 印度工业局: <http://dipp.nic.in/>; 中国统计局: <http://www.stats.gov.cn/>; 南非储备银行: <http://www.resbank.co.za/>。

由表7可以看出,2000—2010年俄罗斯和南非采矿业引进FDI的比重较高,分别为30.0%和31.6%,其次是巴西(11.6%),印度和中国甚微;中国制造业引进FDI的比重最高(61.9%),其次为巴西(37.1%),其他三国相对较低。印度服务业引进FDI的比重最高(62.1%),其次是南非(43.3%)、巴西(42.6%)、俄罗斯(37.3%)和中国(31.8%)。本文认为,“金砖国家”基于投资动因的引进FDI潜力指数与FDI的产业分布基本符合。巴西服务业和制造业引进FDI的比重较大,主要表现为市场寻求型;俄罗斯采矿业引进FDI的比重较大,主要表现为资源寻求型;印度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引进FDI的比重较大,其次是制造业,主要表现为资产寻求型和效率寻求型;中国制造业引进FDI的比重较大,部分流向服务业的FDI集中在运输等传统服务业,主要表现为效率寻求型;南非采矿业引进FDI的比重较大,主要表现为资源寻求型。

五、结论和建议

通过前文对“金砖国家”引进FDI潜力的比较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和建议:

第一,“金砖国家”应优化引进FDI潜力各构成变量,促进潜力指数得分和排名的提升。“金砖国家”(除南非外)引进FDI流入规模排名均高于潜力排名,这表明修正的引进FDI潜力指数各构成变量的权重可能不尽合理,或存在该指数中并未涵盖的因素,对该五国引进FDI规模扩张发挥着重要作用,如较难量化的政策性因素。但不可否认的是,“金砖国家”在引进FDI潜力指数各构成变量中均存在“短板”,如巴西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较低,俄罗斯的商业环境质量和金融成熟度较差,印度和中国的人口基数大,部分人均指标的表现较差,南非的高技术人才相对匮乏等等。“金砖国家”应在引进FDI潜力指数比较薄弱的构成变量上加大投入,从根本上优化引进FDI潜力的各构成变量。

第二,中国引进FDI潜力呈上升趋势,但引进FDI规模扩张速度低于俄罗斯和印度,这一现象是由外因和内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外因来看,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引进FDI东道国的地位受到以印度为代表的新兴东道国的挑战;从内因来看,劳动力成本上升,外资政策导向由“重数量”到“重质量”的转变等可能导致中国对FDI的吸引力下降。笔者认为,引进FDI流入规模仅反映了数量关系,忽略了对引进FDI质量的考察。从长期来看,中国引进FDI潜力的提升将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在全球直接投资中的地位和作用,印度等国家的兴起更有助于中国将部分效率寻求型FDI转移出去,实现由引进“效率寻求型”FDI、“市场寻求型”FDI向“资产寻求型”FDI转变。

第三,“金砖国家”应把握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共同实现引进FDI潜力的提升。从引进FDI发展轨迹来看,“金砖国家”对外开放时间并不一致。因此,“金砖国家”间应加强对外经济政策的协调,分享发展经验,尤其是处于领先位置的中国和俄罗斯,应积极发挥示范和带动作用。在“金砖国家”中,巴西、俄罗斯和南非是资源大国,印度和中国是人口大国,五国引进FDI发展路径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共存。因此,“金砖国家”的比较应更注重与国情相似、优势因素相近的国家进行比较,如将巴西、俄罗斯和南非进行比较,将印度和中国进行比较。

参考文献:

- [1] 联合国贸发会议. 世界投资报告 2002: 跨国公司与出口竞争力[M].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3. 29-33.
- [2] 联合国贸发会议. 世界投资报告 2006: 来自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 对发展的影响[M].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7. 34.
- [3] 世界经济论坛. 2002—2003 全球竞争力报告[R]. 2002.
- [4] 世界经济论坛. 2011—2012 全球竞争力报告[R]. 2011.
- [5] 联合国贸发会议. 世界投资报告 1998: 趋势与决定因素[M].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9.
- [6] 李东阳, 周学仁. 辽宁省引进FDI业绩指数与潜力指数研究[J]. 财经问题研究, 2007(11): 44-52.

(责任编辑: 徐雅雯)